



神仙公子

柳少白著

SHENXIAN GONGZI


2008年瑰丽巨献情纵天下，东方另类武侠经典破天而出！

孤星降，子然不羁，清尘世之浊。

长剑扬，孤寂寒绝，解深谜之醉。

神仙公子惜看怜花，谱旷世之凄美绝恋。

是痴！是傻！是狂！是情缘劫数？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神仙公子

SHENXIAN GONGZI

【I】

柳少白著

江湖风云，瞬息万变，
冷视天下，只为守着那份温柔；
漂浮尘世，独领鳌首，
历尽劫难，只为护着那抹微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仙公子. [1] / 柳少白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5366-9665-5

I. 神… II. 柳…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60617号

神仙公子 [1]

SHENXIAN GONGZI

柳少白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光 南 庄少兰

责任编辑: 温远才 庄少兰

责任校对: 潘小蔚

装帧设计: 8000·根子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42千字 插页: 2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天地四绝

二十年前，玄心大师夜观天象，东方有紫薇星降临人世，断定必有旷世之奇才出世。大师父曾经为他卜过命卦，说他生就不可能平凡，日后也不一定能长久待在这个人世；还不止一次说他若非尘缘牵扯实在太深，合该是个参禅的大好料子，有望超脱孽障，脱胎成仙。

黄山风景秀丽，美冠天下，自古以来便是出神仙的仙地之一。

黄山北面有两座高耸的山峰，峰尖直插云霄，陡峭至极。这里住了四位神仙级的人物，说起这四个人物，可都是赫赫有名，有着如雷贯耳的传奇。他们合称天地四绝，即东天绝玄心大师，西地绝不老神仙水千月，南地绝袖里乾坤火乾坤，北地绝天南一笑楚天南。

这天地四绝中武功属东天绝玄心大师最为厉害，但是他的心也最仁慈，是天地四绝中唯一一个出家高僧；西地绝和南地绝却是应了他们的姓氏水火不相容，一天到晚吵架；而北地绝是有名的好好先生，每次西南两位地绝吵架，他总是做和事佬。

你看这两位水火不容的又在吵了：“火老鬼，你有什么了不起，就只会两手暗算人的破烂玩意儿，也不知道你那一堆破铜烂铁有什么用，还被封为南地绝和我齐名，真是贬低了我的能耐。”一个长相俊美的中年书生道。看他那身打扮应该是个斯文俊雅的人物，偏偏说出来的话一点也不斯文。他是四人中最年轻的一个，看着不过四十出头，不愧叫不老神仙。其实四人的平均年龄都有百岁了，四绝的年龄加起来恐怕得超过五百岁，却还像小孩子一样吵。

只见一个面色通红一袭红色长衫的老者眼珠瞪得比铜铃还大，一

脸怒容看着水千月道，“水老鬼，你说我只会暗算人？那你又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仗着一身轻身功夫，打不过就跑，才是丢了我们天地四绝的脸呢！”

水千月正是以一身绝俗天下的轻功以及出神入化的易容之术闻名天下，而火乾坤则是以袖中的十二枚乾坤金剑名震天下，这两人一贯看对方不顺眼，吵了百年还吵不够。

“你……”水千月也火了，他的轻功是不错，不过他的其他武功也不差。

“我怎么样？”火乾坤得意扬扬道。

两人大有一言不和就动手的架势。

“好了，好了，你们都不小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没完没了？”楚天南笑容满面地走了过来。见到楚天南的笑容，水千月和火乾坤心里都警铃大作，彼此互视一眼之后，均露出同样僵硬的笑容，“哪里，我们闹着玩呢！”

别看楚天南是个好好先生，但却一向严肃沉稳，轻易不露笑容。如果有什么事让他笑了，就注定有人要倒霉，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倒霉，否则江湖中怎么会有“天南一笑天下啸”之说呢。也怪不得水千月和火乾坤要熄火做出和好的模样来。楚天南收起了笑容，本在打坐的玄心大师睁开了眼睛，低念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我们四人在此隐居也有一个半甲子，这九十年间，你们可还记得共吵了多少次？老衲和天南给你们算过，你们共吵了三万二千五百次之多。若你们还打算如此继续下去的话，那么老衲和天南商量过了，就把你们驱逐出四绝的行列。”

这个惩罚也太严重了些。水千月和火乾坤都有些错愕，除了狠狠地瞪视对方外倒是不敢有一丝反驳。名声之于他们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四人结拜已经这么多年了，虽明里吵，但暗里感情还是很好的，真要因为这种小事被逐出四绝的行列，才真是得不偿失了。

这时一个年约十三四岁的孩童从远处走来，他穿着一袭银白长衫，头发梳成髻，手里捧着一只银白色的像兔子一样的动物，而肩上

同样站了一只银白色的像老鼠又不全像的小动物。

只见他唇红齿白，模样俊俏可爱，黠慧的大眼睛在长长的眼睫毛下闪闪发光，那流转在眼里的神采无不带着活泼和不安分的因子。他慢慢地走到四绝面前，跪下道：“瀚儿叩见四位师父，愿师父们长寿！”

“好瀚儿快起来！”水千月连忙扶起他来，慈爱道，“瀚儿，功夫练好了么？”

“是的，二师父！”被叫做瀚儿的孩童连忙点头道。

“瀚儿，你也不小了，今年也该有十九岁了，为什么还是喜欢小孩子的模样呢？”楚天南难得露出真心的笑容。他看着眼前的孩子，眼里还是流露出了些许不解，瀚儿的缩骨功已经练得极为不错了，不需要再练了啊。

这个孩子名叫林岳瀚，今年已经十九岁了。二十年前，玄心大师夜观天象，东方有紫薇星降临人世，断定必有旷世之奇才出世。果然隔了不到一年，林家堡堡主林容羽新得一个麟儿。四绝一致觉得不该白白辜负上天赐下的奇才，于是在岳瀚满月的那天把他带到了黄山，转眼他已在山上待了十九个寒暑。四绝悉心合力教授他一个人，他的武功早就出神入化，加之他天资聪颖，根骨极佳，百年难遇，又肯认真学习，十九年下来，武功早就在四绝之上。然而正是应了那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么一个旷世人儿，偏偏得了最要命的心疾。奇就奇在这心疾平时怎么也无事，一旦恢复到成年人的躯体，不动武功也就罢了，一旦动武功就容易出现心脉脆弱，供血不足的状况，轻则散功气急，重则可能晕厥过去。对于这一点，岳瀚自然是极为厌恶的。为了他的病，起初玄心大师每年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把其他几位师父从四海搜寻回来的草药炼成各种灵丹妙药给他服用，护心丸更是常年不断，就怕他那脆弱的心脉会抵抗不住而崩断了。直到他十三岁时身体才养到了最佳的状态。加之从水千月处学得的独门缩骨化形大法，可以任意把自己化成任何年纪时的状态，于是就一直苦学不辍，年岁逐年长大，体型却依旧维持在十三四岁的年纪。

此刻被楚天南一问，林岳瀚故作无奈地叹了口气：“四师父，这哪能怪瀚儿嘛。二师父和三师父一天到晚吵架，大师父又是一天到晚打坐参禅，四师父您又一天到晚练剑，谁也不帮我下山买衣服，我这身衣服还是十三岁时买的，不用缩骨化形大法把自己保持在十三岁的模样，那瀚儿岂不是要光着身子？”

听到他的回答，四绝一时哭笑不得，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玄心大师有些惭愧地道：“瀚儿，是师父们疏忽了。不过瀚儿，小孩子也很好啊，可以免去许多麻烦。”

“是的，大师父！”岳瀚乖巧地道。但他这般神态反倒让他们四人感到不安起来。岳瀚是个武学奇才没错，可是同时他的好动症也不是一点半点。这十九年来，四绝的日子几乎没有消停过，他像这般安静乖巧的模样还真的让人感觉有点毛毛的，肯定不是闯了大祸就是打算闯祸。

“瀚儿，你今天除了练功，没做什么奇怪的研究吧？”火乾坤小心地问，谨慎地看看身前身后。不是他大惊小怪，而是若有人见识了小瀚儿的捣蛋本事后，还能不小心翼翼的话，他就不姓火。

“没有啊，练完功就来找几位师父了！”岳瀚眨着纯真的大眼睛，无辜的模样任谁见了都喜爱得不得了。

“瀚儿有什么事吗？”水千月平时和他最亲，由他来问是最妥当不过了。

“瀚儿想下山了。师父们当年答应过瀚儿，瀚儿满十八岁就可以下山，如今瀚儿已经十九了，想下山看看，所以特来向师父们辞行。”岳瀚笑得一脸开心。四绝你看我，我看你，最后还是火乾坤走到了岳瀚面前，蹲下问：“瀚儿，你已经决定要下山了吗？”

岳瀚安静地点了点头。

虽然不舍得教养了十几年的孩子就这么下山，可是他本就是个不该埋在深山中的孩子，也到放他去尘世的时候了。火乾坤从衣袖中取出十二枚乾坤金剑，这是他的成名兵器，袖里乾坤也全靠此得名。他把十二枚金剑放进岳瀚的衣袖之中道：“瀚儿，三师父也没什么送你，这十二枚小玩意儿是师父早年行走江湖的标志，你把它们收好，

就当师父送你的临别小礼物了。他日若能见到火家的后人，传他四枚便可。”

“谢谢三师父，瀚儿记下了。”岳瀚低头道。

水千月见火乾坤毫不吝啬地把成名兵器都送了出去，又岂肯示弱，连忙递上一个精巧的银白腰囊，轻轻地为岳瀚戴在腰间。这腰囊和腰带同样的颜色，不细看，不容易发现。水千月温和地说：“瀚儿，可别小看这小小的百宝囊哦，里面治伤的、解毒的、易容的各种药物都有，另外还有金银双针，夹层内还有三张人皮面具，油纸包裹着的是火药，烟雾弹等小玩意儿在最外面的这层里，路途上可以用来解解闷，给自己找乐子玩一下。”

“谢谢二师父，二师父最了解瀚儿了。呵呵，瀚儿爱死二师父了。”岳瀚冲上去在水千月的脸颊上重重亲了一下，乐得水千月一个劲儿地夸他乖。火乾坤在一边直翻白眼，有这种师父，也怪不得瀚儿的捣蛋功力日见上涨了。

玄心大师早已经是超脱世外的高人了，此刻面对岳瀚也卸下了得道高僧的形象，愉快地朝岳瀚招招手：“瀚儿，你过来。”

岳瀚立即走了过去。玄心摸了摸他的头，从手上取下一串古朴至极的菩提珠，套上岳瀚的手，“瀚儿，这串菩提珠是为师的信物，所有少林弟子见它如见为师。若有事，可以执此珠去少林，全少林弟子皆会听你号令。切记妥善保管！”玄心大师这话还是比较保守的说法，实际上凭他在武林的声望，这串菩提珠远不止号令少林，其他各大世家、门派谁敢不卖他三分面子？

“是，大师父！”岳瀚笑得更加开心了。不等楚天南叫他，已经自动走到楚天南面前，拿那双大眼睛活灵活现地看着他，不出声，只轻轻地摸着那银兔子的毛——表明了问他要礼物。

楚天南苦笑了一下，看着他那几个结拜哥哥出手都这么大方，他想要小气也不行了。他从胸前的口袋里取出一块翠绿色的圆形玉佩，中间有一个圆洞，一条银链从中穿过，楚天南把它套在岳瀚的脖子上，衬着他的银衣墨发，更添了几分可爱和富贵。

“执此玉佩可至全国各处银号钱庄支取银两。当年丐帮曾受过我



的大恩，故而凭此翠玉佩也可动用丐帮的力量。财不外露，认识这块翠玉佩的人可不少，瀚儿可要当心。”

岳瀚微笑着把翠玉佩收进里衣里贴身佩带着，“谢谢四师父。”

“好了，时间不早了，瀚儿，你可以下山去了。”玄心大师温和地道。

“瀚儿叩别四位师父。瀚儿下山去了，有空一定回来见师父，师父们可不要搬家呢！”岳瀚跪下规规矩矩地叩了三个头后狡黠地一笑道。

“瀚儿，既然你要下山了，师傅们也打算趁此机会出去云游四海，最近三年可能归期不定，你就不要回来了。”四绝见到他的笑容，都感到脊背有些发寒，玄心大师勉强维持着入定的笑容道。

“啊？真是有点可惜！那好吧，师傅们保重，瀚儿下山了。”岳瀚表现出微微的失望后，接着又开心地笑了起来，抱着银兔银雪和银色邪貂一蹦一跳地下山去了。

在他身后，四绝长吁之后又露出伤感和不舍的表情来。

黄山的南面，是九大门派之一的黄山派所在之地，和岳瀚居住的北山也算是邻居，可是岳瀚却从来没有去过。一来他需专心学武，无暇去玩；二来师父们虽然对他捣蛋采取默认态度，但对于下山的态度还是很强硬，不到年限一律不得下山。

且说岳瀚出了北山地界，走了不远便听到南边有人声，他不由远远地跟了过去。极佳的目力让他老远就看清是两个中年人正一边走一边交谈，一个豪迈一个儒雅。儒雅的那个让岳瀚一见便有一种亲切感，他的身后跟了一个二八年华的少女。那豪迈的男子身后也跟着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两人静静地听着各自的父亲在交谈，不时偷偷交换对彼此有好感的眼神。只听那儒雅中年人道：“慕容兄，今日黄山派定是热闹。听说武林一宫清水宫也有人来，清水宫向来神秘莫测，此次居然也有人来祝寿，玉老兄的面子可不小。”

那豪迈中年人也道：“不错，今日到会的恐怕都是平日里难得一见的英豪了。你我不也来了？”

“哈哈，这倒是，寒星今年也该有二十出头了吧！”

“是的，林伯伯，小侄今年二十有四。”慕容寒星连忙上前恭敬道。

这个豪迈的中年人正是姑苏慕容家的现任当家之主慕容英宏，这个青年就是他的独子慕容寒星。而那个儒雅俊朗的中年人便是林家堡堡主林客羽，他身后跟的便是他的掌上明珠林雨秋。

“慕容兄，真是好福气啊，有这么一个一表人才的儿子。”林客羽不无感慨地道。

“林老弟，令爱也不差啊。只是听说林老弟还有一个儿子，怎么一直未曾带出来过？”慕容英宏大笑一声问。

“哎，不瞒慕容兄，小犬满月夜被不知名的高人抱走了，至今音讯全无。留言说是待犬子满二十岁便会回家，如今细算，才不过一十九年。”提起那个和自己缘浅的儿子，林客羽便忍不住唏嘘难过。

“林老弟不必忧心，既然是被高人收为徒弟，前途自然一片光明，你忍忍这短暂的分离之苦吧。好在相聚之时已然不久了。”慕容英宏见他黯然神伤，连忙安慰道。

“也只能如此安慰自己罢了。”林客羽收起了些许伤感，这么多年都熬了过来，还怕再等这最后一年吗？

躲在一边偷听的岳瀚眼睛微红，差点忍不住冲出去相认。这就是他爹吗？看他有些沧桑的脸上泛起的思犊之情，岳瀚心里也一阵心酸与难过。那个少女该是他的妹妹了吧。师父们也说过自己是满月时被他们从林家堡抱出来的，这么多年说不曾思念过亲人肯定是假的，可是如今真正面对自己的血亲，反而生出了怯懦的心情，不敢上前相认。何况大师父曾经为他卜过命卦，说他是紫薇星转世，生就不可能平凡，日后也不一定会长久待在这个人世。大师父的星卦之象向来很准，既然这样，此刻的相认，若在日后再让亲人尝尽失去的痛苦，又何必呢？孤单若是自己今后最有可能面对的结果，那么他也愿意承受，就在一边看着他的亲人过得好，他也就甘心了。在这一方面，他一向看得比大师父还要透彻，大师父不止一次说他若非尘缘牵扯实在太深，合该是个参禅的大好料子，有望超脱孽障，脱胎成仙。许是他尘缘心太重，他还是觉得红尘俗世更精彩些。

用力克制住心情的浮躁，他慢慢地停下了脚步，在原地坐了下来。待他们走出去老远，他的眼圈也忍不住红了，泪就挂在那粉妆玉琢的小脸上，“银雪，刚刚那个是我爹，我竟然不去相认，我是不是太不孝顺了？”

怀中的银色小兔子竖直了两只可爱的长耳朵，对着伤心中的岳瀚急切地叫唤着。他耳后的黑发被拨开，邪貂也从他脑后钻了出来，柔滑光亮的皮毛在阳光下散发着耀眼的银光，口中那连续的“吱吱”声持续了好久。岳瀚见他们那样不由破涕为笑了起来：“银雪，鬼魅，若没有你们，我该多孤独啊！”

鬼魅和银雪见他露出笑容，也抱在一起欢叫，之前的伤感气氛慢慢地被冲淡了。



第二章 错遇怜花劫

那俊美超凡的外貌一旦成年，那容颜该是如何地惊世骇俗。看着不远处那个依旧不知人间疾苦的笑容，他心里一动，既然上天让我此刻遇到你，那我也不客气了！

他天生异能，从小就发现自己能听懂动物之间的交谈，后来因缘际会收留了鬼魅和银雪，才知道鬼魅居然是只成活了万年的邪貂，极为稀有。若非恋上银雪这只修炼了才几千年的小银兔，论他的修行，早就该脱胎换骨，修成人形了。兔子和邪貂相恋听起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邪貂一族到了如今也仅剩为数不多的几只，如此下去灭绝已成定局。繁衍后代的任务如此重要，岂能容忍仅剩的这只雄性邪貂恋上一只兔子？邪貂性情阴狠狡诈，睚眦必报，为了不给雪兔族带来危险，鬼魅和银雪这几千年来一直不停地躲藏，以至于修行全部荒废了。而银雪本是雪兔一族的公主，为了爱情，也叛族出逃，承受着族人千年来不停的追捕。直到他们遇到了岳瀚，天生的紫薇天星降临，身上的福泽足够庇佑他们不受伤害，这才过了十几年太平日子。这在他们漫长的生命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千万年的生命也比不得幸福地相守在一起的这短短的十几年。若非岳瀚，他们还在天上地下、三界夹缝中躲藏度日。这些年相处下来，他们早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鬼魅和银雪待他似主人又似孩子般，感恩中带着宠溺和心疼，如今眼见他为认父的事情烦恼自责，他们也跟着心疼了起来。

奈何紫薇星本就是帝王星，生来就是以救世为己任的人，人间现在有明君，注定这颗意外降临的星君命不会太长久。早已了解了这一



切的岳瀚一直也未曾对此有过什么激动的情绪。就是在听到他大师父为他批的命卦中那句“星陨流火”时，也未曾有过太激动的表情，认命倒未必，乐观倒也不尽然，只是顺应天意。既然上天让他降临，必然有他必须经历的劫，不管是好是坏，他都乐意来走这么一遭，只是这伦理亲情多少让他有些伤感和难受罢了。

好在不管如何，鬼魅和银雪都会陪在他的身边，一直到他离开人世。如此算来，他也算不得孤单，毕竟人世间的，谁又真的能陪一个人到老到死。师父们为他已定的命运感到伤感，反倒是他自己却不是那么的在意。

正当岳瀚一扫落寞对银雪鬼魅微笑的时候，对面矮丘后也有一双眼睛在含笑注视着他们。岳瀚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只装做不知道而已。鬼魅警觉地躲回岳瀚的长发后面，银雪也安静地待在了岳瀚手里，“吱吱”地出声示警。岳瀚轻笑：“我们也去黄山派看热闹，好不好？”

既定，岳瀚也就慢条斯理地转弯往大路上行去，那含笑专注的眼光一直跟着他。岳瀚感觉到他并无敌意，也不去理会。上了官道后，身边不时有几个武林中人从身边掠过，轻功一塌糊涂，却偏偏都喜欢卖弄，经过岳瀚身边时故意表现出自以为优美的身形出来。为了不让他们失望，岳瀚也配合地表现出很崇拜的样子，过后再恶心地吐舌头，哈哈大笑。原来做小孩子真的很好玩。

暗中看着他好一会儿的李怜花也不由失笑了起来，这真是个顽皮可爱的孩子。初时他是被他清亮微带落寞感叹的声音吸引了过来，待看到他的人后又被他可爱灿烂的笑颜所吸引。那俊美超凡的外貌一旦成年，那容颜该是如何地惊世骇俗。一身苏州“织锦造”的银白锦缎，把他如雪的细嫩肌肤映衬得更加透明有光泽。虽然款式已不是最新，料子却是极为上等的，看得出定然不是出生在普通人家。只是这么一个贵胄小公子，怎么会独自跑到这里，身边连半个侍从都没有？他自己怕是不知道，就他那身衣料也够普通人家吃喝几年了，亏得如今是大白天又是官道，不至于有人心怀不轨，但也不排除早已经被人盯上了，待到黑天暗夜的再下手。丢失些许钱财还是小事，但依他的相貌

来看，被贩卖到有钱人家做变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想到这些，李怜花不由皱起了眉头，看着不远处那个依旧不知人间疾苦的笑容，心里一动，既然上天让我此刻遇到你，那我就不客气了！

岳瀚转过一个大弯，只见一个温柔含笑的白色身影站在路口正看着他。月白色的锦衣，年约二十四五的样子，腰配一弯银剑。长相本就属于俊美型的，但这还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让人移不开眼的却是他全身都带着一股子说不出的魅惑人的气息。尤其是那对狭长的桃花眼，流转之间仿佛都透着无限的情意与温柔，光站在那里就给人以想要亲近的感觉。那温柔的眼神让岳瀚立即认出他便是之前一直在暗中注视他的那双眼睛的主人。

岳瀚慢慢走上前，眨了眨眼睛，故作天真地问：“你是在等我吗？”

“是啊，我是在等你！”那清朗带着磁性的声音，性感中带着几分诱惑。即便是岳瀚身为一个男子，也忍不住有些心弦欲动，若是女人，定然十个有十一个会玉面绯红，被挑起满腔情愫。这个男人真是邪门，满身带着诱惑感，却奇怪得不带半点邪气下流的气息。

“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等我？”岳瀚抱着银雪，慢慢地仰起漂亮的小脸问他。

“我叫李怜花，你呢？”李怜花见他仰头的模样纯真中透着俏皮，更是爱在心头，恨不得立即把他纳进怀里好好亲一顿。他忍不住蹲下身子，更近距离地看着岳瀚俊俏到了极点的小脸，“你为什么一个人出现在这里？不怕坏人把你拐卖了？”

“我才不怕别人拐卖我呢！”岳瀚翻了翻白眼，他还真以为自己是十三四岁的小孩子！

“你要去哪里？与我做伴可好？”李怜花把声音放得更低沉，那狭长的单凤眼更是专注地看着他，温和中带着淡淡的请求。这让岳瀚的心为之一跳，呼吸都为之一促，脸色微红了起来，那充满诱惑的口吻和暗示让他差点冲上去抱他。他连忙敛了敛心神，暗道，“这个男人的眼睛真是勾人魂魄，好险！”



“我要去黄山派看热闹！”好在他现在的模样是个孩子，不然可糗大了。他一边提醒自己不能再看他的眼睛，一边依旧以孩子的口吻回答他的问题。

“我正好也要去那里，和我一起走可好？不然以你这样的速度，走到那里，估计太阳都要下山了哦！”李怜花对他一点未受自己影响的反应有些意外。这么多年来，能若无其事地对着他的眼睛说“不”的人还真的没几个。他倒也没往别的地方想，只以为岳瀚涉世未深，对世事一无所知，所以对情欲诱惑之事还如白纸一张。这样一想，他反倒高兴起来，想拥有岳瀚的心倒也越发坚定起来。

“好啊，你也会像之前那些‘大侠’一样飞着去吗？你若是能带我飞着去，我就与你一起走！”岳瀚故作思考地想了半天才回答道。

李怜花一听自然满心欢喜了起来，“那自然是小问题。不过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该怎么叫你呢！”

“我叫岳瀚，师父们都叫我小瀚儿！”岳瀚爽快地报出名字。

“小瀚儿，好名字！那以后我就叫你小瀚儿可好？”李怜花重复了一遍他的名字，复又问他。那勾人的眼波更显了起来，看得岳瀚又是一阵脸热心跳，连忙低下头假装梳理了一下银雪的毛，平复一下那颤动的心后复才抬起了头，天真快乐地道：“好啊，那我就叫你怜花大哥，好吗？”

“好啊，来！小瀚儿，我们走吧！”李怜花运起轻功，顿时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如翩翩而飞的白蝶腾空而起，以流星追月的速度往前疾驰而去。

岳瀚心里赞道，此人的轻功已臻化境，内息深长悠远。比之前的那些个三脚猫，修为高了何止百倍，怕是在当今的武林也该排前十位了。身边的树影飞快地与他们擦肩而过，岳瀚倒也生出几分兴奋，接连高呼了几声“好玩！”，让李怜花的心情也更愉悦了起来。

“怜花大哥的轻功真是又快又好看啊！”

若在平时，听到这样的评价，李怜花顶多淡然一笑便罢，而此次这话是由岳瀚嘴里说出来的，他竟然感到万分开心。那自傲中带着风

流神俊的笑容毫不掩藏地绽放在他本就妖邪俊美的脸上。迎着风，细长的发丝随风飞舞着，含笑的风眼神光四溢，整个人散发着异常的魅惑，“多谢小瀚儿的夸奖！”

“怜花大哥真是漂亮啊！”赞叹再也掩藏不住，脱口而出。岳瀚也不躲避，光明正大地欣赏着这个美丽妖邪得有些过头的男子。

李怜花一愣后那笑容随即更多情温柔起来，岳瀚终于开始注意到他了吗？他放缓飞掠的脚步，慢慢地落到地上，连尘土都未扬起过半分，“小瀚儿才是可爱漂亮到了极点呢！”

岳瀚并未错过他落地时轻若鸿毛的步伐，再一次肯定身边的这个男人内功修为也已炉火纯青。看来四位师傅隐居这么多年，江湖里已经人才辈出。自己的武功有四绝亲自教授，灵丹妙药自小当零食吃，要做到李怜花这样自然是轻而易举的。难为李怜花年纪如此轻，竟也能达到如此程度。轻功最高的境界便是“踏雪无痕，迎风不飘”。他虽然还未完全达到，但离得并不远了，假以时日，必然能得精髓。

他再一次不着痕迹地打量了身边的李怜花。虽然摸不清他的深浅，但他却能辨别得出这个男人对自己非但没有恶意，反而像是极为喜欢。这搞得岳瀚也有些云里雾里。不过以他现在孩子的身份要闯荡江湖确实容易出麻烦，有个像李怜花这样的武林高手跟在身边，自然要方便安全得多。这么想来，他也不再费神猜测李怜花对他过分喜爱的原因了。

“怜花大哥，你是江湖上最厉害的大侠吗？”岳瀚眼睛里闪烁着崇拜，让李怜花的虚荣心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哈哈一笑后，他忍不住捏了捏岳瀚的小鼻子，“不是，最厉害的是清水神宫的宫主，传闻他的清水神功已练至第九重了。”

话虽然如此，但言语中那不以为然的意味却分明很重。这武林排行榜是由方生死排的，他们彼此都未交过手，谁又真正心里服气过彼此？只是都自恃身份，不肯落他人口实罢了。若有机会彼此切磋一下的话，估计谁都不会放弃。

“是这样的啊！”岳瀚的小脸上浮起微微的失望，“那怜花大哥排第几啊？”



“清水神功、彩虹金钩、怜花一绝、明月双剑，被誉为当今武林前四位高手。”李怜花笑道。

“怜花一绝就是大哥了吧？！好好听的名字。这‘一绝’不知道是什么呢？”岳瀚兴奋地道。看来他运气不错，他这个新保镖属于绝顶高手之列。

“我的剑法还算不错！”李怜花并不直接回答，反而有所保留地道。

“怜花一绝，绝在剑法吗？可是我觉得怜花大哥的轻功更好耶！”岳瀚揉了揉鼻子道。

李怜花的眼睛一亮，停住脚步，更带着惊喜地看向岳瀚，用力地抱住他，“小瀚儿真乃怜花的知音人也！他人只道‘怜花一绝’绝在剑法，小瀚儿却一眼看出大哥的轻功更上一层楼！”

这个男人身上若有若无的牡丹香味以及那烟波横生的魅惑都让岳瀚有些昏昏欲醉的感觉。无意的风情已经让人感觉难以抵抗了，何况这般有意中又增加了许多的殷勤，更让岳瀚觉得这个男人绝对有迷死天下女人的本钱。

“怜花大哥，你抱得我喘不过气了！”

李怜花抱着他柔软的身体，愈加喜欢了起来。小瀚儿身上有一股少年的清新灵动气息，小小的腰身，比例完美的身体，绝美的脸蛋，简直是上天特意为他打造的礼物一般。此刻被自己拥在怀里，他那柔软馨香的鼻息若有若无地吹在他的颈侧，带来几分酥麻的感觉，让他生起一辈子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的欲望。听到岳瀚啾啾的抱怨声，他才惊醒般略略放松一些，“对不起，大哥太喜欢小瀚儿了，一时没注意力道，小瀚儿没事吧？”

“没事啦，不过下次大哥可不许抱这么紧哦！”岳瀚假装不满道。哎呀，这个“保镖”各方面都还好，就是这动不动就对他抱抱捏捏的习惯不好。他不得不感叹，看来长得太可爱也是件烦恼的事啊！

两人各怀心思地走在了一起，同样俊美无敌、玉树临风，不同的是心里对彼此的打算天差地别。接下来的旅程又会如何呢？